茂名南路的“大小卫生”

袁念琪

家里卫生间有抽水马桶而无浴缸的,上海人叫“小卫生”;马桶和浴缸齐全称“大卫生”,或叫“大小卫生”。茂名南路163弄的房子有“大卫生”,马桶是抽水马桶,浴缸是生铁铸的四脚浴缸。虽有“大卫生”,但绝大多数是几家合用,163弄从1号到11号,其中只有2号王家是独用的。

虽每个号头一至三楼每层有“大卫生”,但从原一家住独用变多户合用多有不便,有的“大卫生”有门三扇,用时关门忘插一扇门插销就会尴尬。还有尴尬的是,一栋楼本来只有一个厨房间在底楼,现在二、三楼卫生间加煤气灶,最多三个,成合用的“大卫生”+厨房间。浴缸和马桶用木板围起装门,这木板也只围了中间一段,上不接天花板下不连地。最尴尬不是汰浴与炒菜同行,而是内急如厕与炒菜相伴。这尴尬如弄堂里顺口溜所唱:“阿毛啦娘,不识相。撒尿咚咚响,撒污放炮仗。隔壁王伯伯,以为来打仗。拿起冲锋枪,朝里打三枪。”

抽水马桶和浴缸都是舶来品,一百多年来,在上海从高端住宅配套到走向大众,由少数人享用到进入千家万户;不仅是生活标配,也成为都市现代化的重要指数之一。1853年(清咸丰三年),沪上首次大规模兴建砖木结构立帖式的石库门住宅,人称“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”,没“大小卫生”。到20世纪10年代末的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出现,才有部分配了“小卫生”。到20世纪20年代,又称“连接式小花园洋房”的新式里弄住宅出现,卫生间装了抽水马桶、浴缸及面盆。茂名南路165至171弄为两层新式里弄住宅,底层“小卫生”,2楼“大卫生”,而163弄是建里弄内的独立式花园里弄住宅,每层设有“大卫生”。

住3号时,抽水马桶牌子VICTORY,不是进口的,而是唐山货。国内抽水马桶生产厂家分南北两片,南片佛山为代表,北片唐山领衔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,上海市场仍是北片产的抽水马桶出风头。

当年虽有“大卫生”,却不能充分享受浴缸的舒适。像两手被绑的饿煞鬼,头颈下吊着喷香大饼,闻得到吃不着。主要有三窘所致:一是几家合用,浴缸难以清洁更难保清洁。二没管道热水。三无取暖设备。“大卫生”使用率最高在夏天,春秋在体感不觉冷时能用,洗澡起码要带两热水瓶热水,还有盆和坐的小凳。冬天洗澡,要去公共澡堂这个大得一天世界的“大卫生”。

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,不知哪位好心人发明了悬挂蚊帐式浴罩。在浴罩里洗澡,温度全靠盆内热水。洗的速度要快,要抢在热水变凉前头。洗澡时,常会碰到浴罩,洗得不爽。那时,每逢有太阳且气温高的日子,弄堂里挂出三三两两的浴罩,像一只只彩色降落伞,有的还“滴滴答答”。但人清爽了,心情也就好了起来。

牛踏扁,江南相思豆

曹伟明

记忆深处,总有一些食物承载着岁月的温馨与往昔的故事,“牛踏扁”毛豆便是其中之一。春暖花开的季节,我大学的同学指名要求我帮他买些古镇朱家角烟熏的“牛踏扁”灸毛豆。

“牛踏扁”,这名字听起来质朴又憨实,带有乡野田间的泥土气息。我小时候曾听外婆说起过这样一个传说——在很久很久以前,江南地区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,庄稼颗粒无收。一位勤劳善良的青年农夫,为了拯救家中仅存的毛豆苗,每天不辞辛劳地去几十里外挑水浇灌。一天,他实在太过疲惫,在田间打盹,没想到自家的老牛挣脱了缰绳,闯入了毛豆田里。等到农夫惊醒,为时已晚,老牛在豆田里肆意踩踏,把原本整齐的豆苗搞得一片狼藉。青年农夫满心绝望,觉得今年的收成将化为乌有。然而神奇的是,凡被牛踩踏过的豆苗,不但没有枯萎,反而在日后生长得更为茁壮,豆荚里躺着更为粒粒饱满、形状扁平的大豆子。这些豆子不仅产量高,而且口感更为香糯独特。收获后,青年农夫把青绿毛豆馈赠给乡亲们,大家将其戏称为“牛踏扁”。

小时候,我在河姆渡畔的外婆家古镇生活,每到“牛踏扁”毛豆成熟的季节,总会随外婆穿梭于田间地头,精心挑选那些饱满圆润的豆荚。我学着外婆的样子,在一棵棵毛豆藤间穿梭蹦跳,快速地采摘着。那时的我,对这长长的豆荚充满好奇,总是迫不及待想剥开,看看里面的豆子,闻闻它的清香。外婆总是笑着阻止我:“别急,等回家煮熟了,味道更香。”到了家中,我和外婆在竹篱笆边,手指灵活地剥开豆荚,让一颗颗饱满的毛豆滚落出来,好似聆听“牛踏扁”诉说那悠悠岁月中豆子成长的故事。

江南人的生活重仪式。外婆烹饪“牛踏扁”的过程,隆重而又充满喜感。她将毛豆洗净,放入锅中,加入适量的水、盐和一小把茴香和桂皮,说是给“牛踏扁”点魂,隐含着她老人家对食材的敬重。随着灶膛里火苗的跳跃,锅里渐渐地飘出带有泥土芳香的诱人味道。那香气,混合着“牛踏扁”的清香,茴香、桂皮的醇厚,弥漫在外婆家的整个院子里,成为我童年最难忘的味道。煮熟后的“牛踏扁”毛豆,颜色变得更加深沉,带有清新的翠绿。我轻轻地咬开,软糯的口感瞬间在舌尖上散开,先是淡淡的咸香,随后是豆子本身的清甜,层次丰富,口感独特,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懂得菜肴烹饪的外婆,还常常会在“牛踏扁”上翻花样。有客人来时,她会泡制“熏豆茶”,在绿茶中加入熏青豆、胡萝卜丝、橘子皮。那咸滋滋的茶水,不但有味道,而且解渴,让人喝了补充盐分和营养。后来,我插队于青浦白鹤古青龙镇农村的上海蔬菜基地,得知“牛踏扁”也分好几个品种,其中一种有“眼眉毛”的“紫罗豆”,烧熟后整个豆子会发紫。“牛踏扁”烧“六月黄”青蟹、炒丝瓜和鸡蛋等更是闻名的佳肴,“牛踏扁”的相融性可以创造许多舌尖上的美食。

传说中,青年农夫因为心地善良,最后与同村的纺织能手巧珍姑娘通过“牛踏扁”结缘。还有民间传说,出生于青浦的管道升与湖州的赵孟頫,除了书画传情之外,也曾通过自制的“牛踏扁”灸毛豆,上演一段“你侬我侬”。而生长于朱家角的南社诗人陆灵素与江南义士刘三的恋情,也达到了“红豆不堪看,满眼相思泪”的境界。

“牛踏扁”毛豆,这颗乡野馈赠的珍宝,如同江南的“红豆”,它虽没有华丽的外表,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最本真的味道,坚韧而从容。对我来说,它就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那扇通往童年与故乡的门,慰藉我寻梦江南的心灵。所以,我常常喜欢用“牛踏扁”,这一吉利且有美名的江南“相思豆”,作为伴手礼送人,传递人世间的温情。

穿过一座城去看她

朱永超

如今的小青年谈恋爱,想看对方一眼很方便,只要拿起手机,点击视频通话,既能听到声音,又能看到对方的脸。可若时光倒回至三十多年前,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别说手机了,就连家用电话都尚未普及。要是恋爱双方的家相距遥远,见上一面或许要“长途跋涉”一番。

我的好友阿卿哥就是在那个年代谈的恋爱。当年他复旦毕业,成绩优异,本可留校,可他却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。在警校学习期间,他认识了同班的姑娘阿霞。据阿卿自己所说,阿霞娇小可爱、貌美如花,他一见钟情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。警校毕业后,他们各自被分配到自己所居住的城区做警察。阿卿家住浦东,阿霞家住宝山,一东一西,中间还隔着一条黄浦江。从此,他们谈恋爱的见面之路变得漫长。

为了表示男生的诚意与呵护,两人见面一般都选在宝山区,这样阿霞就不用长途奔波。在约好见面的这一天,阿卿总是天刚亮就起床,简单洗漱打扮后,把事先准备好的干粮和水带在身上就出门了。他急着去赶公交车,休息天的公交车班次间隔时间长,他怕没赶上最近的一班,就要在车站站很久才能乘上下一班。那时为了解决乘车难的问题,公交公司选用的几乎都是两节车厢的大容量铰接式公交车,车长14.8米,是一般车辆的两倍,人们称之为“巨龙车”。巨龙车虽然空间大,但因乘客多,下面的人推着要上车的人往上,就这样人推人往上挤,实在挤不上的时候,还有穑查员帮着“推屁股”。阿卿就是在这样拥挤的车厢内站着、挤着,任由“巨龙”缓慢晃悠地开着。车窗外是什么风景与他无关,他在人群中就像一个防护罩,罩护着自己的心和心里住着的那个人。一个多小时后,车晃到了终点站,黄浦江畔的轮渡码头。

那时,往返浦江两岸几乎全靠渡轮,渡轮船舱内分乘客区和非机动车区。阿卿喜欢走出舱外,在船头站着,拿出自带的干粮,迎着朝阳狼吞虎咽起来。江风吹来,带着江水的异味,扑进他的嘴里。可他不在乎,他吃进的每一口都有幸福的味道。

渡轮在江面上从这头摆到那头,阿卿还要换乘两辆公交车,继续一路拥挤,一路颠簸,等他“万里长征”到达宝山区的见面地点时,已经中午了。每次他都远远就看见阿霞站在那里望着他,也不知道她等了多久。这似乎给了阿卿无穷的动力,使他眼里透着光、满脸溢出笑地走向她。去年他俩结婚25周年纪念日前夕,我们一众亲朋聚餐的时候,阿卿说起这段恋爱经历那叫个眉飞色舞,很是自豪。他说阿霞是他八年间一次又一次穿过一座城求来的。我们笑,阿霞看着他,不语,憋着笑,但眼里发着光。

如今的生活通讯发达、交通便捷,什么都快,但有些事还是慢一点的好。能够花上半日,穿过一座城去看她,是虔诚、是浪漫,更是一种情怀。

海边即景(水彩画) 王文甫

打笔仗的雅量

潘志豪

文人之间相互招惹,那会怎样?当然是打笔仗。有人以为,文人打起笔仗非同小可,一定是你死我活、“汉贼不两立,王业不偏安”的,其实在打笔仗中显示云水襟怀的不乏其人。

翻译大家许渊冲,名片上曾印着“遗欧赠美千首诗,诗译英法惟一人,不是院士胜院士”的句子,家里挂着“自豪使人进步,自卑使人落后”的对联。有人讥讽他是“王婆卖瓜”,他笑着反驳:“那也要看卖的瓜甜不甜!”作家韩石山曾在报上发文《许渊冲的自负》,许老写出《是自负还是自信》投到同一家报纸,不料这家报纸不予发表。许老居然直接找到韩石山,诉说无处发表的苦恼,提出“要不就发在您主编的《山西文学》上吧”!韩石山欣然从命,两人也成了莫逆之交。

无独有偶。以小说名世的刘心武从20世纪90年代起,投入很大的精力探研《红楼梦》。对刘心武的“研究”,批评者不少,其中就有刘心武的旧识、红学家陈诏。陈诏在不同意刘心武一些主要观点的情况下,照旧在自己任职的报纸上编发这些文章,两人多次公开争鸣。后来,刘心武在《红楼解梦》的序言里曾说陈诏等人对他的驳诘和争鸣,给了他很大的推动力。文坛上打笔仗,通过各抒己见,钩沉刊谬,岂不妙哉!只是现在打笔仗非常稀罕。我特别爱看文人打笔仗,在文人的摩擦中可以看到真理火花的迸发,还能了解一些平时无法了解的“个人文化密码”。

想起60多年前为拍摄影片《鲁迅传》,有关部门特意邀请了许多文化人漫谈。几乎人人都提到,鲁迅并不是一天到晚板着面孔,而是非常诙谐、爱开玩笑的。一位和鲁迅亦师亦友的杂文家说:“即使打笔仗,也远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本正经火气很大,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,我也讲讲;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,老先生(鲁迅)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,照样谈笑。”

大黄鱼的“雷鸣”

王坚忍

大黄鱼,因其颅内藏有两块洁白无瑕的耳石,亦被称作石首鱼。有传说称,春雷轰鸣之后,大黄鱼的耳石增重,便会潜入深海,难以捕捉。

想起早年捕鱼生涯,春天曾在海上听到过此起彼伏的“雷鸣”,泄露了大黄鱼踪迹,为我们提供捕捞良机。说白了,大黄鱼群发出“咕咕”之声是它们的求偶信号,鱼群庞大,声音便犹如隆隆春雷。晚清上海文人秦荣光的《竹枝词》便描绘了此景:“洋面成群响如雷。”他还注释道:“四月间,黄鱼成群结队而来,绵延数里,声如雷鸣。”“雷声”之大,以至于东海灯塔守夜人在白日也无法安睡,真正是“春色扰人眠不得”啊。但海上“春雷”非天上春雷,季节巧合而已。耳石增重,潜入深海,乃耳食之言,不可信。

当年大黄鱼数量之多,用我们船长的话说,只需将长裤脱下,裤脚管扎紧往海中一拖,便能轻易捕获到。大黄鱼深受上海人的喜欢,但数量多导致价格低廉。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黄鱼汛期,上海小菜场甚至出现大黄鱼价格贱如咸菜的咄咄怪事。

然而,随着海洋资源的过度捕捞,大黄鱼数量锐减,难以再聚集成“雷鸣”之势。如今,野生大黄鱼已成珍稀食材,但得益于科技昌明,海水养殖技术取得突破,大黄鱼养殖数量和质量均有所提升,价格也变得亲民,虽然仍无法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,味道却颇为接近。

七夕会

赶集

王 道

每逢周六,皖西北的太和县三桥处自发形成了一个贸易市场,市场最初以交易猫、狗、观赏鸟类为主,被俗称为“狗市场”。其实偌大的市场,猫狗宠物交易只是一部分,更多的还是果蔬、花卉苗木,乃至日用百货等。因为贴近百姓生活,每每逢集都会引来周边县市,甚至外省的客商。趁着春光大好,我带着母亲去赶了一回集。

太和县古称鹿上、细阳、镜湖、泰和,淮河支流沙颍河几乎包围着整座县城,给予了这座古城水利的滋养。太和三桥是连接太和县至阜阳市的主要桥梁之一。悠悠沙颍河水自西向东流过,河面上不时有货船行驶。在大桥南岸桥洞两边,就是这个集市的主要区域。市场向两面连绵长达几公里,并从中分流出更多的小型市场。问母亲这个市场何时形成,母亲只说大约有几年了。从大桥上眺望,整个市场像是从桥洞里流动而出的车水马龙,映衬在金色的大片油菜花中,越发显得生机勃勃。

市场有当季的香椿,太和以香椿之乡著称,尤其以黑油椿为上品,又称“贡椿”。全县沿沙颍河两岸,种植着数不清的香椿树,每家每户都会在房前屋后进行栽植。香椿可以鲜吃,凉拌、油炒皆可,腌制后可以长期储存,分销到全国各地。此外,市场上还有枸杞头、马兰头、田七草、薄荷、蒜薹、荆芥、单面条(野菜)、蟾蜍草、鱼腥草、豌豆等春菜。

春季适合种植果树花木,梨树、桃树、枣树、苹果树的树苗都在集市上有销售,还有芍药、牡丹、紫堇、月季、茶花、万年青、多肉植物等,价格便宜,不少摊主还会耐心地教你如何育秧、施肥。上巳时节,西瓜、黄瓜、南瓜、青椒、莴笋等都是张棚育苗的时候,因此这类种子也卖得比较好。

逛了一圈市集,买了锅盔、烧饼,买了爆米花,买了鲜藕和炒花生,又买了两盆叫“玉树”“玉蝶”的多肉植物,还买了几味现磨的烹饪佐料,可谓“满载而归”。《论语》曰:“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让人想到这个大桥底下的春季市集,迎着大好的春光,趁着正好的时节,大家感受着逛市集的自在。

时 尚

● 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3100020050030/社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22899999转各部
● 本报印刷: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,在国内外6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龙吴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

本报零售价 每份1.00元